

海

國

志

鐵

巡

南強書局版



鐵 戀

馬 寧 作



上海南強書局版

1930 2 4 付排

1930 2 25 出版

1——2000 册



實價三角八分

你們要戀愛是不是？

因了兩性的戀愛而盡量享樂者是溺於愛；反之，以大衆的幸福爲你生存的目的者，是浴於愛。前者是使自己沈淪，後者是使自己崇高。

歷史的車輪已經轉到必然的新階段：它已經碾到你的脚跟來了，你要向前嗎？不然，它就要把你衝倒，在你的身上碾過去，那時，你還要饒舌些甚麼呢，屍身老爺？

——哈哈！

苴茵姑娘從開刀間的走廊裏很快地就走到外面草地來。

苴茵姑娘不只一次遇着這樣的事了：外科醫生章柳村在開刀間裏同她姐姐芝眠姑娘鬼混，已經是很常見的事了。

看護姑娘們也這樣告訴過苴茵姑娘。

今天，她又聽見章醫生和她姐姐的談笑聲，忽然有些不能不偷看究竟的念頭了。她在草地上癡

立了一忽，就又走向走廊上來，偷偷地把脚步輕移着，終於，她站在開刀間的門口了。

開刀間的門緊閉着。

走廊是寂無一人。

苴茵姑娘緊急的心跳，漸漸地靜下來。

——不要這樣，怪沒意思！

——我高興要的！

芝眠姑娘好像在拒絕章醫生甚麼似的，苴茵站在門口有些擔驚起來，難道章醫生強迫她姐姐甚麼嗎？

——你真是一位滑頭！

芝眠的聲音。

——你真是一位可愛的姑娘！

章醫生的聲音。

苴茵姑娘聽了有些忍不住了。

——難道你們不知道我在這裏聽了嗎？你們這樣無拘無束的事體已經都給我知道了……

苴茵姑娘忽然把頭仰起來，因為她聽見裏面響動得太利害了，好像兩個人在相打一樣。

——我告訴過你的，不要老是這樣！

芝眠姑娘埋怨的聲音。

苴茵姑娘的腦筋一清。

她把頭漸漸地低下來，兩個膝頭就跪在地板上。這樣，她總算可以從鎖匙孔裏看到裏面去了。

一幕使人眼熱的情景就現了出來。

章醫生的眼睛使人一看了就要害怕地發着光，他拖着芝眠姑娘的手；芝眠姑娘把頭扭回來，好像要逃脫一樣。

——豈有此理呀！

苴茵姑娘差不多要叫了起來。

但她把兩眼閃一閃又挨近鎖匙孔去了。

——你們做醫生的不應該老是和我們做看護的纏個不清呀！

芝眠姑娘恨恨地說。

——怎麼，你干涉我嗎？

章醫生好像怒了。

——不是干涉你的，但請你不要太動情了呀！

章醫生的怒色就變爲笑態了。

——但是，我的確高興你的！

芝眠姑娘不說話。

沈默着。

三月的天氣就同初戀的人一樣，老是使人沉醉，興奮！在外邊，草地上的高聳着的柳樹裏，傳出了蟬音。這聲音送進了苴茵姑娘的耳朵，好像是在說：春天，現在是春天。

——親個嘴吧：

章醫生把芝眠姑娘的手一拉，擁抱着她了；她把頭低下來，如像一隻被人捉着的山兔，要走下地板而逃脫一樣。

章醫生順勢就在她耳朵旁邊掙了一個吻。

苴茵姑娘不覺也體熱起來，因爲這樣的情景

現在她的眼前，雖然她自己不是在章醫生的腕裏，章醫生的嘴唇不是落在她的耳朵邊，但却正是她自己一樣地感到充分的興奮。她覺得在章醫生的腕裏的不是她姐姐，而是她自己一樣。

年輕的小女的心情，就同柳絮一樣的輕微，只要風的氣息一吹，她就要飄舞起來。

苴茵姑娘忽然就同風中的柳絮一樣，她的理性已經被風支配，於是她的頭就不自覺地碰着門了。

——Who?

苴茵姑娘連忙站起來，好像一隻被獵狗逐着的小鹿一樣，就輕快地走出草地去了。

蟬鳴就停止着了。

苴茵姑娘把頭仰起來一看：綠青青的柳葉拂盪在她的頭上。

——可愛的春天呀！

她忽然癡想了起來。

——妹妹你站在這裏做甚麼？

芝眠姑娘已經出來了，她走向她的妹妹身邊來。

——沒有，沒有甚麼。

苴茵姑娘連忙答道。

二

苴茵姑娘現在是十八歲，她的姐姐比她長三歲。

她們姐妹兩個本來住在鄉下。

那是L縣。

L縣是一個農民革命的策源地。

農民是最慣於在自己的鄉村生活着，他們的災難不會使他們減少了生活下去的熱力；縱然財主的壓迫在上，地主的威力不停地向自己進攻，但他們依舊要生活。

要生活這是農民們向來的習慣。

不知道封建勢力的真意味的人，並不要去翻讀幾千年傳下來的史冊，只要他去向現在的農村，去認識農村的經濟組織，他就會一目瞭然。

時代雖然已經是民國，但殘餘的封建勢力依舊支配着中國大多數的農村。

這是個事實。

中國的歷史還沒有翻過這樣的一頁。

但，農村雖然佈滿着那樣的氣象，在農民的生活意識裏却漸漸地生長着一個新的觀念。這個觀念引導他們漸漸地認清自己的真面目，使他們的生活漸漸地不安定起來。

這樣，接着來的就是動搖。

動搖這個字眼，就是一切改革的新號音，它就是代表了舊的漸漸腐爛而新的萌芽就在爛掉的堆裏種了根的意思。

於是，L縣自然不能是例外。

那時，代表中國資產階級的D軍閥軍長，聲雄氣壯，他一人的勢力差不多支配了C省，L縣就是他支配下之一。

凡是軍閥，都是同農民對抗的；反過來說，封建制度之不易在農村消失，就是因為軍閥依舊存在的緣故；再說下去：就是農民之依舊受約束，也自然就是因為軍閥的勢力沒有離開農村的原故。

但是，歷史同太陽的進行一樣，它是會變的，正如春天過後，就必定有一個更熱的夏天到來一樣。

在春天到夏天的歷程中，內中就包含了一個原素：那就是動搖。

這樣，L縣就走入了這樣的一段落。

最受着舊勢力支配的農民生活，他的感覺也就最易從腦袋裏伸張，擴大；就要開始在自己體內生了變化。

正如挑夫一樣，他的左肩挑着東西走了些路

程，他就會感覺到需要調換到右肩來的；因為他非這樣變化就會支持不住了自己的身體。

那麼，L縣雖然是在D軍長的勢力支配之下，但在他的力之下却生長一個反抗的力，這個力終於同他敵對起來。

這個力就是農村組織的動搖。

農民們漸漸地感覺着本身的利害關係，因為他們的勞働代價之成了財主與地主的勝利品，漸漸地使他們自己恥笑自己起來，於是對於壓迫在上的階級就自然而然地對立起來。

凡是對立，就必定會變化。

起初是抗租運動，接着來的就是農民的大聯合，因為他們之會知道需要聯合，就是完全在認識了壓迫勢力是在聯合着的原故。

苴茵姑娘的家庭就是一個模範的農家，她同一位姐姐佔有了一個父親同兩位哥哥。

苴茵姑娘姊妹自然是每日參加工作，妹妹同

哥哥自然一樣是賣力的機器。這種生活之下，苴茵姑娘就養成了一個強有力的性格，她的姐姐呢，雖然如她一樣地過着生活，但她却把農村生活看成她自己的大障礙，她不願在農村，她以農村爲絕路。但苴茵姑娘却喜歡家。

終於，她的姐姐託了一位表戚替她周旋的結果，她要離開農村走向都市的C州去了。

那一天的情景，現在還繞在苴茵姑娘的腦際。

是冬天。苴茵姑娘同她的二哥送她姐姐芝眠上路。起先乘鄉船。在船裏芝眠姑娘在希望着她的光明的前途。

——姐姐，將來你也許會看我不起了吧？

她的姐姐笑了一笑。

——是姊妹，總不見得吧？

二哥插着說。

在火車站裏，兄妹三人在人叢中擠着。

芝眠姑娘上了火車。

汽笛叫了一聲，車身動了。

苴茵姑娘要哭了起來。

——姐姐，你不要忘了家呀！

姐姐把頭從車窗裏探出來。

——我一個人去呢……

——是的，在家裏有父……

二哥也好像妹妹一去就少了一個人幫忙的樣子，傷心起來。

二哥同苴茵回家來。

——二妹，你自己少了一個談心的姐姐了！

在船中二哥說。

——不，我喜歡家的。

苴茵姑娘說。

姐姐到了C州漸漸地忘了家，她已經給都市的空氣吞了。

姐姐是做R醫院的看護姑娘去了。

——要看護病人呢，姐姐大概很忙的！

有一天父親埋怨着姐姐沒有寄消息回家來，
也不寄錢回來；妹妹就這樣替姐姐說情。

妹妹雖然在農村裏，却沒有忘記在都市裏的
姐姐。

農村變了。

農民們由抗租運動而武力反抗了。

他們已經瞭解了只有土地屬於他們自己才有
過安樂日子的可能。

終於鋤頭變成了他們的鎗桿了。

他們把封建制度根本推翻，而走入了最新的
階段了。

不久，附近F縣也跟着同樣的行動了。

農民已經知道農民們自身的幸福，是要靠自
己的力來完成的。他們已經不相信資產階級的豪
紳和官僚的假意，他們已經否認一切自身利益以
外的一切條件了。

他們由求解放自己而開始正式向舊勢力進攻